

覆
甕
集
刑
名

覆瓿集刑名卷六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請定承追等事

康熙六十年分

查看得督叅令虧空銀米穀石通應追銀九千六百三十三兩九錢此係無項可抵俱應問之該叅令名下追報者也在先前署三任內追比以至卑職接任歷追六七年之久除於任所搜查追變完銀四千三百七十六兩三錢完穀一千三百七石三斗遺存前未完之數竭力嚴比一毫無完該叅令老病龍鍾食且不繼祇存殘喘又屬無力可追矣今據當堂供稱原籍尚有房屋親友尚可那貸

卑職

目擊其老病無告之苦寔有可矜任

所絕無可追原籍猶得那處合無詳請

憲臺核

卑職前詳並

賜鼎轉請咨發回原籍江南着落安慶府懷寧縣照數追賠庶
虧項不致終懸 國帑寔有裨益矣

欽奉

上諭事

康熙六十一年分

遵查承追前叅令督霽林虧空一案前奉 督憲 題請每年分賠二分後復奉 憲檄于節規內歸補如有不敷於俸工內補足行查到縣緣 卑職 自前年三月到任以來恪遵 功令凡有陋規槩行屏絕所以 各憲節規毫無餽送前經脩悉詳明業蒙 憲臺彙詳在案今奉 藩憲檄查既無節規應耗羨內先行捐解等因惟是會邑地當孔道土瘠民頑每年額征條銀通共五萬有奇每兩僅收耗銀四分零縱年額全完亦止二千餘兩之耗羨况民間猶有短欠完無足數就中費用寔難枚舉

卽如起解 各憲庫錢糧則有火工耗折以及船腳盤費飯食
之用兼有各項公捐往來差使並皆取給於此況 卑職 一介寒

儒家徒四壁凡有家口衣食併幕中束修隨從工食又俱藉此
耗銀以作支吾之計尚在捉襟肘露不敷所用若令賠補前官
虧空彼盈此縮勢必動那正項則前官之虧空尚未補清後官
之那移復且立見矣此 卑職 之不得不搶地呼天脩陳於 憲

案也且從來虧空之案未有不先從任所查追不完再咨查原
籍搜其資財房土儘所有變價賠補今替叅令人旣未亡而原
籍產業從未搜查一旦責令數任後之承追窮令竟飭賠完是
虧空者反有家業之可享而承追者致累身命之深憂 各上

憲倘矜念及此將亦惻然爲之太息者也

早職

兩年來得偷息

一隅謹兢自守亦莫非上憲教養生全若儘所有耗美完此

案年限二分之數則凡辦解捐給公務日用束修工食與一切

必需之項更何應付

早職

至拙極愚通融無術惟有咨查督令

原籍有無產業可追是印

早職

一線之生機也至督令在籍之

親屬前詳載及統懇憲臺查案再祈併賜核轉戴恩重如山

楸矣

欽奉

上諭事

查得前叅令未完虧空銀兩奉議節規彌補遵於上年卽將本府盤規與端陽中秋節禮兩次共解三項銀二百七十六兩在案未解之年節正隨銀九十二兩又于今年四月初十日完解訖惟少糧道三節正隨銀八十二兩八錢力難並措暨容奏前卽當完解所有兩廳節禮緣奉 前撫憲批有何衙門應捐何衙門清苦應免之語隨經具文請示未蒙飭知後奉催解亦未指及兩廳數目適去歲兩廳皆有公差且近屬同城每節未至寔皆預取是以上年廳禮並無遲至今年者方於今年二

月初五日始奉粘單行催廳禮

卑職

隨於三月十六日脩由具

詳案奉

藩憲
憲臺

批仰照原行刻日扣解毋遲繳蒙此敢不凜遵

扣解奈緣巡廳李業經解任固無從請扣捕廳間運米方回惟
云清苦缺費迨具文詳請留中不發今則署篆分司上年兩廳
三節正隨銀共計六十九兩欲扣而不能重捐寔無力合再詳
請 憲臺俯念會邑附郭之縣去年欽奉 諭祭 禹陵 南
鎮今歲又逢致祭 禹陵再如修理瀝海所城垣以及臺寨諸
凡公務惟此有限之額糧無幾之耗羨尚在不敷供應正苦補
苴乏策所有已送兩廳節禮伏懇 恩允免提窮員叨沐無旣
矣

嚴查撥協等事 康熙六十一年分

查看得奉追原任陝西平涼府莊浪縣病故知縣章琬認賠協站銀五百四兩五錢四分零將伊侄章邦治發回原籍追變一案

卑職

准任之後卷查章邦治自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日咨解到籍前任督令承追四載三受叅罰嗣後姚令亦承追四載三受叅罰兩令竭力搜追已不遺餘力矣今

卑職

又復嚴

行按比徒然血肉滿前究於庫帑無補竊思此項自任所以至回籍監追二十五年爲日不爲不久自督令以至

卑職

歷經三

令嚴比受杖不爲不多其如縲絏窮囚惟餘一喘不但立錐無地茲且以獄爲家縱有嚴刑苦無長物伏念 各憲每憐寬大

之政

聖世又多矜恤之仁歷查產絕人亡例許豁免者不獨

卑職

章琬一

案人經病故產實無遺若謂事關

國課務在嚴追卽有尺土寸楮似不待

卑職

滋事而前兩令早爲

查變完解矣若惟從事酷刑則邦治已屬獄底遊魂終不過化

燐後已

卑職

非敢置正項于空懸亦非敢爲一己之嚴罰惟邦

治皮骨之餘僅存一息不得不推廣 憲德

皇仁爲羈囚泣命也今據隣總供結

卑職

加具印結仰懇

憲臺恩

賜加轉倘邀允豁不獨垂死之軀感激再造於

卑職

叨沐恩全

亦有無盡也

前事

覆看得病故莊浪縣知縣章琬應追協站銀兩着落伊侄章邦治名下完項監追亦既十年凡屬承追之員稟遵嚴例無不盡心查搜追變清案緣章琬亡已二十六載而伊侄邦治祇剩隻身歷據援請具詳總以事關

國帑未允

題豁

卑職

前又嚴查確訊所謂產絕人亡實非欺語故于上年十

二月亦復備情具結詳

憲蒙賜核轉而

臬憲顧以爲數無

多現有的屬仍飭設法追報夫邦治名爲的屬今已作獄底窮囚食且仰給八合三勺中家產無可問矣親族無其人矣告貸

無所用其齒舌矣數雖無多而欲其設法完此五百金之虧項
萬無能也人產既不可追欸項一無可抵在邦治惟有聽比而
斃在卑職惟有聽叅受罰而已法不可貸例終可援合無再請
憲臺矜念仍賜鼎轉或將邦治解轅確追親驗卑職不蹈欺
罔之愆矣

前事

復看得原任莊浪縣病故知縣章琬應賠協站銀兩前署各任

節奉搜變

卑職

受事又歷經查追奈本犯久亡原籍無產祇一

侄章邦治在陝在浙共監比已二十七年總無絲毫變抵惟有血淚呼號因伊伯章琬自幼在外本籍原屬無家至邦治則又相依伯氏爲命當十四歲卽在黑獄並無戚友顧問安得田房存留幾經備訪窮搜實係人亡產盡是以數次援例請

題豁免而

內部與

上憲惟以

國帑所關屢奉嚴檄駁飭惟是此案人屬久亡產真盡絕徒留一

邦治在慘苦縲紲之中聞日受刑於几案之下除皮髮而外何

有尺寸補此賂項卑職深知切見無可查追所以數數具詳一則真正人亡產盡例得仰邀豁免再則人犯如家產果盡承追官不據實詳請

題豁而所罰又不獨在下吏矣邦治縷蟻之命卑職駑駘之任惟

刑受罰固所無辭但就此案之實情實事又不得不代爲哀籲再祈 憲臺垂慈恩賜看結據以鼎轉倘邀保

題允豁感激不獨邦治一人也

揭報虧空事

雍正二年分

查看得趙彥章係恭後病故臨淄令孫金堅之妹婿金堅名下虧空未清伊子孫鈞因上憲催徵孔急情極混供其父有銀

一千三百兩寄存趙彥章處致蒙山東撫憲移咨追解轉飭

下縣

卑職

遵卽差拘訊追據趙彥章極呼冤抑實無金堅寄存

銀兩之事執有金堅母子懇借來書念其情詞哀切變措四百

金付孫孔炎持去助其補帑今孫鈞聽唆憑空顛噬現有岳父

孫文超卽鈞之親祖活口可質隨喚訊孫文超亦直供伊子金

堅並無銀兩寄存于彥章而彥章濟助伊孫四百金是實此實

孫兒因帑項急迫無奈混供等語

卑職

細思親莫親於父子祖

孫豈有反爲女婿不顧其孤孫寡媳顛連無告之理要亦天良
難昧而且無憑無証似難硬坐追求擬合據情詳覆仰祈 憲
臺俯賜電察轉請咨覆

前事

覆看得叅革山東臨淄令已故孫金堅之子孫鈞所供趙彥章
卽趙樛昔曾受寄伊父銀一千三百兩一案前奉准咨檄飭訊
追據趙樛剴切剖呈寃誣又據鈞祖孫文超切供並無寄頓向
樛稱貸是實業經錄供詳 憲蒙賜鼎轉 前撫憲已經俯俞
咨覆飭取不致徇隱甘結遵復詳送在案旋因此係追抵虧空
恐有扶同捏飾情弊復蒙飭追 卑職 敢不凜遵 憲行慎重

國帑至意嚴拘訊追奈趙樛極口呼寃又據鈞祖孫文超赴供情
詞真切實無寄頓確有借貸委係孫兒情急混供等語 卑職 揆
思翁壻祖孫至情天性相去懸殊斷無不顧其寡媳孤孫顛連

無告而反暱壻賴逋要亦天良難昧耳在孫鈞無計補苴未免
嗔樓之不滿所求故作此無根之語以冀暫緩其燃眉殊不知
既無中証又無票約而乃祖之親供反作誣扳之鐵券承讞之
下又安能硬坐追求也耶合再錄供詳明伏候 憲臺電察可
否鼎轉咨覆 恩出鴻裁非 卑職 所敢擅便也

提解耗羨事 雍正二年分

切有提解每兩二分火耗一案司看目下最緊要者京餉掛兌銀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兩津貼賊船銀約一萬兩本年應完無著虧空銀二萬八千餘兩內除解存節年舊欠俸工及盤規節禮共銀五千餘兩尚少一萬八千又加修理西湖行宮等項通共需銀六萬兩蒙 憲檄照統年額征不論正糧之收多收少提取會邑耗羨銀一千二百餘兩伏查會邑本年額征連閏共銀五萬五千六百七十餘兩內除報災應免正項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寔應征起存銀五萬三千九百三十八兩九錢自去冬征漕起至今十月終止共止收銀一萬九千五百三十

六兩零該先完耗羨銀三百九十兩七錢三分內已解過本府
端午中秋并盤規節禮三次共銀二百七十六兩此係奉文

抽捐耗羨彌補虧空之項相應扣除餘應耗羨銀一百一十四
兩七錢三分現在批解現欠正項銀三萬四千四百餘兩耗羨
無出且係被災緩征之縣寔與成熟之縣不同方于初五日蒙
藩憲弔取飭捐二檄是以徑詳 藩憲容俟隨正解投等由在

案尚未批轉

卑職

謬司會土將及五年凡屬公務不敢稍後即

如司看內通省彌補虧空之盤規節禮舊年至今并俸工共止

完銀五千兩念

卑職

自去歲端節起解至本年中秋止共完過

銀七百二十六兩八錢若每縣皆如

卑職

急公則通省連俸工

何止五千兩此

卑職

苦衷懇祈

憲鑒總之照額應提二分之

數分所當然奚敢他諉惟懇

憲恩轉陳將六萬之項暫于最

急之中權分先後而各縣之內量察荒熟之區按定期容

卑

職陸續起解得寬麥熟全完感沐 憲仁于無旣矣

察議事 雍正三年分

查得朱懋烈借欠西庫 帑項并貝子駝隻銀兩奉 大部行文據該員開抵原籍家產變賠除山邑分追外在會田房估變二千七百四十兩九錢四分定限嚴迫但紹俗產業交關只有九五六平銀其傾鎔添兌跟運起解飯食諸費縣空無着惟有着落該員家屬夏龍措備奈該屬又子遺一身從何措辦案于雍正元年三月廿一日准山邑關據夏龍呈稱伊主朱懋烈有表弟程式夏程式周之故父程元功卽懋烈之母舅于康熙四十七年間欠借懋烈銀一千兩奉主持票索取本利以爲盤費之資昧賴無完隨據程尚忠卽程式夏亦稱懋烈于四十六年

借欠伊父銀二千兩各有借票爲憑

卑職

准開質訊揆思未事

之先朱富於程何至反多欠負况兩姓誼屬至戚式夏父子實藉懋烈提攜起家而兩姓亦同緣事今懋烈帑項無完羈囚獄底而式夏等得邀

恩免安享田園準情度理無論有無借欠誼難坐視是以諭令兩

姓親友勸處稍爲帮補資其解費以全親誼在

卑職

意在公私

兩全亦極委婉無如式夏等昧抗不遵延案三載迨今前項佔報銀兩局限急迫竭力催追已於前月初十日解

上司庫報

明在案所以傾鎔解兌諸費實出借措墊用急需完項而式夏

等分毫莫吐以致夏龍極控

憲轅奉批稟縣詳追但式夏自

特納粟州同駕鰲矯抗原籍會人僦居山邑膽肆毆差目無卑
縣茲據夏龍抄奉 憲批哀籲詳追敢不備陳可否追給伏惟
憲裁

原缺

詳明京餉掛兌等事

雍正三年分

查得先爲欽奉

上諭事奉提彌補虧空之各上司盤規節禮每年每節次數開送清冊并聲明雍正二年本府盤規并端午中秋節禮已經完解緣由申送 憲臺蒙賜轉送在案是雍正二年奉取耗羨之註語前後雖然不同而彌補虧空之公心則一今所提者二分耗羨前所解者盤節規銀究之盤節卽出于耗羨名異而實同也近奉通飭遵照事案內彌補公務皆取于鹽規馬械其二分耗羨積貯以充民用是註語又異而所取之數仍亦無異也况

卑職

解過之銀名曰本府盤規節禮而所解之銀實上納于司庫之

內訪云糧不重征而耗亦理難重出且盤規節禮案奉 憲檄

差提其間不解之縣頗多未聞于二分之一外加取今 卑職 之凜

遵 憲檄急公完解者未蒙減除奈無點金之術不得不仰懇

憲恩同仁一視也緣蒙飭查前後提解緣由合卽據實滿文詳

覆伏祈 憲臺俯賜轉請核減已解銀二百七十六兩免致虛

掛欠額下吏叨沐無旣矣

覆甕集刑名卷七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大蠹朋詐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查議得兩浙東西素稱奢妄如有子之家動僱乳媼無論大小人戶莫不盡然以尋常士庶而意列之通顯既不循禮且失之侈也此有乳之婦令親生而食他人之子不但於母子天性有乖且有不可言之事則於夫婦之情亦離人倫風化所關宜我撫憲飭議禁止仰見敦化厚俗之盛心竊查禮載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註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又律載八母而乳母謂父之妾乳哺者則今士庶僱乳其子之婦輒稱之

曰母於禮實有僭於律不無悖矣但作何飭禁之處

卑職愚謂

嗣後不行自乳而仍僱覓者家長合問以不應之律而受僱者

合比照典僱之文通飭各州縣痛切曉諭使人人知禮法之不

可違廉恥之不可喪庶幾此風得以漸息也

卑職

更有獻者或

因產而母亡子存或產後而母病無乳并一產三子不能獨自

乳哺者又當推廣

憲仁許令具報另覓寄養不在前律則情

與法並行而刑與恩兩得矣

訪拿惡棍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分

審看得霸惡楊又調糾結棍徒把持壩務行兇勒索剝民病商
卑職前經訪實已詳報 憲臺蒙批嚴審隨據樊子昇等各具

控到案拘集逐爲研訊如樊子昇同母與妹在壩生理楊又調
覘其妹姿艾圖作小星初猶浼人禮求再則同黨威制於去年
十一月之排闥欲入今年三月之糾人尋衅至四月之攢毆受
傷是欲逞其強暴之勢而挾以婚姻之合也已自認無辭而証
佐可據矣如蔡麟先之販橘過壩夫價自有一定而丁立凡等
恃楊又調羽翼在上而敢勒脚價之多增又聽楊又調指揮如
意而竟棄客貨於江內是諸人之勒索實一人之主使今亦自

認不諱而証佐併有足據矣再如葉茂生肩挑度口之人向有熟客來往係其擔送丁立凡等之於楊又調奉命惟謹旣欲奪之又復毆之且波及無辜而又碎孟世芳之船以致茂生吞聲飲恨累爲賠修雖無自認之供而衆口已難掩矣至如李伯祥所控大小班之說更屬駭聞查曹娥脚夫奉 憲點定八十名每日輪挑經前令造冊報明在案乃楊又調獨徧私見另立班名除小班不抽稅外其所說之大班每人每担扣除三厘入已夫脚夫各以汗血而博此些微被其無故侵尅隱忍不敢訐訟則楊又調雄踞一方目無功令其下丁立凡一十二人又爲之羽衛聲勢實有足以攝制於人矣小民何辜受此剝削地方何

堪容此兇霸今據各所呈控一杖不足蔽辜此等聚衆行兇結
黨助惡楊又調實罪之魁也若不請飭枷示地方何由知儆其
所取錢債餘利既難算亦無告發姑請免追外所有貨物每担
三厘之贓相應追出自五十八年十月起至今年四月止每日
貨物多寡不等約追贓三十兩貯庫以充公項李伯祥事發首
告不准給領仍追脚價四錢並修船銀六兩給還蔡麟先葉茂
生各收領丁立凡等十二人均予滿杖免其枷示練總金上之
狗情黨惡致棍徒詐害地方亦予一杖併請革去練總再曹娥
壩脚夫八十名果否不敷挑運之處俟 畢職再爲采訪得實另
詳請示合併聲明

稟明事 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分

看得永寧菴本定源僧之結茆其徒智賓智輝智達賓與輝另居淨室而達則仍居是菴近爲犯淫奉 憲逐院今六月隣近居民復邀賓輝之徒德慧德文住持文於初入菴卽戕竹千竿顧智達俗姓陶氏驅達而招文等在陶族已少顏色况垂涎竹之多利耶達之欲心未除偕往邀截致總甲董旭具報 憲案俯蒙發查在德文等雖伐竹爲宿逋起見然於住持之初不能培養先人之手植竟率爾剪伐使僧院無此君亦難爲主人矣在智達業經退院而猶戀戀於常住之花息貪癡未泯似須借一杖以當棒喝業蒙懲戒尙懇從寬至定源經營慘澹結搆團

瓢乃法嗣非臨濟清佳其衣鉢尚須付之得當可否另訪真禪

續此法乳

卑職

未敢擅便謹請

憲示遵行王思遠議價立票

竹應點給陶姓分銀一兩於陶阿茂名下追繳常住外工銀賬
項相應免追

沉寃莫伸等事

康熙六十年六月分

查看得縣之東北小江渡係會上通衢是以在先設立渡夫五
名每年額給工食銀共九兩於存留銀內支給四十六年奉行
扣解於是修造工食之需俱出之過渡每一人給錢一文之內
也今年五月廿三日緣上虞縣王愷公擔負絲麥過渡渡夫羅
漢三與之計論渡錢爭持之際將愷公絲麥俱淹江中其絲包
已經同渡之裴孔集撈付愷公收訖其小麥漂沒無存於六月
初四日具詞到縣渡夫需索實足爲害據卽差拘嚴訊查干証
裴孔集於

卑職

庭審時有絲麥落在水裏小的撈起交與王愷

公了沒有打之供是絲麥未嘗遺失也且又遲遲控理是故各

慰諭省釋並飭渡夫不許多索凡過渡每人取錢一文又經給示曉諭在案六月廿九王愷公復赴 憲具呈蒙批查報遵拘庭質而裴孔集始以撈付蚕絲漂流小麥直行供吐羅漢三猶以裴孔集不相認識堅執硬証爲辭獨不知不相認識之人有何嫌隙而必直供不避也且犯証各有狼籍之供則漂麥是實羅漢三需索渡錢棄人貨物合予重杖仍照數追價給領總甲羅祥在前袒呈並無絲麥今既訊明亦應責誠羅邦一王天鶴羅孔照並非同勒攢毆相邀寬釋再小江渡爲上會之衝往來絡繹渡夫工食船隻歲修既無捐給之項若不照常每渡一人給錢一文恐難支值但慮藉此索詐又須 憲示酌定勒石永

遵廣免行族受欺之患緣奉批查理合一併附詳統祈
並賜察核
憲臺

土豪勒佔等事 雍正元年六月分

看得劉宦玉振班生旦周聖林周必中爲最監生章光緒每令演戲適置服飾遂有單國祥等從中慇懃舍其舊而新是圖各得班例錢不等以致劉宦具控 憲臺蒙批 卑職查報遵卽提

齊研訊蓋隸籍梨園何得貪財背主而移情樂部亦當以禮自閑庭訊之下各優之希圖厚利越竄別班俱已直供不諱合將周必中單國祥周聖林陳君聖胡嘉弘及直呼主名之余爾達分別責懲其向在玉振班者仍歸本班供應所得章姓班例於各名下照數償還至章光緒身列成均風流自賞豈尤物之移人乎抑亦聽新聲而忘倦耶諭令伊父懲以家法俾其收放心

而崇正學是否允協伏候 憲臺察奪

土棍霸行等事

雍正元年八月分

看得道墟米行設立東西二市隔日一輪自明季至今世守弗替也突有章敬先等倚強霸業凡四鄉米到盡攬西市而東市虛無人焉伊族紳士章履成等念數百年之舊制隳於一朝協全理論反肆咆哮以致具控 憲案蒙批 卑職 查報遵卽提齊

研訊蓋小人近市但知徇利以飽私囊故合族不平欲復成規而除壟斷查所控苛索牙用改換公量尚無鄉民告發姑免深求第該族屢請敬先到市乃竟裹足不前幸其子侄列肆於西卽云河乾水淺就便發糶不知此路貨船皆由東渡今自東抵西謂無兼併之心惟則信之且合族之人非其尊行卽屬平輩

乃敢出言無狀辱及先人能弗痛心懲創乎合將章敬先章虎
文章阿六章易乾等分別重責嚴飭照舊開市取具遵依報查
倘敢仍蹈前轍及有漁利培植族等事察出重究

挾仇霽陷等事 雍正元年九月分

審看得張天生乃嵯邑頑民也王城茶亭介於會嵯之郊先年

張予翰之父捨有竹山膳田屢被天生侵佔康熙六十年同住

僧明源控縣因天生抗拘赴訴遂奔控 藩憲飭 卑職 審詳批

允在案天生懼罪遠颺未經發落近逢 恩赦歸里復佔僧山

并肆毒毆 卑職 驗傷關提差役王瑞遇獲又爲黨棍庇匿適伊

孫病死囑妻喻氏駕控人命仇砌予翰爲首嵯邑報府關縣 卑

職 隨將王瑞等移審而張丁氏赴轅泣訴蒙 憲臺燭奸察枉

批 卑職 查報遵卽提犯研訊蓋毆僧佔產已屬生事之徒而况

呼羣拒捕借命居奇本爲卸罪之計乃敢株陷飛燒查 卑職 關

提之日張予翰早往荆南且王瑞之獲天生實在會地水口菴
卽訊之朱漢國喻吉先亦供拿獲天生小的不看見等語則差
役之未到其家可知矣何至伊孫受驚越十餘日而畢命乎若
夫公差受吊朱漢國已供勸解包袱被奪張天生自認清還惜
助惡之張阿彪等聞風潛遁一時不得痛加懲創耳俟弋獲另
結張天生一犯杖責不足蔽辜合應枷示前斷山場田畝仍歸
住僧管業所奪包袱等項追給該差收領餘從寬省釋

虎牙吞客等事 雍正元年十一月分

審看得監生徐壩之控陳荆山也康熙五十二年該生有圓眼一百十五担投牙陳敬吾發賣議價四百一十兩緣貨多色變各店苦請減價該生弗從除付過外敬吾將孫女婢女抵價又以住屋毆價四十兩雖曰有本生利亦近於刻薄矣厥後兩女贖回屋契未掣而敬吾與長男子紳相繼身故該生索於荆山控縣批衙陸續追繳銀五兩四錢三分竟不具領日事呈催度其意必須血比窮黎立清宿逋而後快今復冒瀆 憲轅蒙批卑職查追遵卽提訊據徐壩供收過銀三十八兩有簿爲憑據荆山供交過銀五十二兩有賬足據惜當日與事者皆登鬼錄

難起九原而問之第據各供有贖地銀四兩則戡約雖填四十
實欠銀三十六兩矣若以遠年債負一本一利論應共還銀七
十二兩前付通算但所欠係代賠之貨價與借銀不同當日收
貨者子紳質女者子紳揭賬登簿者子紳若荆山則年方舞勺
實不知情今欲李代桃僵宜其呼冤飲泣也 卑職 於奸牙侵蝕
客本深所痛疾今公庭之上目擊情形回思十年以前不知若
何逼勒以致子紳質女戡屋且父子鬱鬱而亡也相應除徐堽
收過銀兩外令荆山出銀十二兩掣回契由以瞑夜臺之目勸
徐堽積陰德於子孫而合郡咸頌 憲恩廣被焉此則 卑職 之
末議也

欽奉 雍正二年五月分

上諭事覆查舉行社倉之法跪讀

上諭已極周詳恭誦

憲檄並無遺策

卑職

惟期時至力行奚敢復

加私議伏思欽奉

旨內原令起之於豐年又只可暗暗勸諭徐徐行之今會邑雖屬附郭之縣民田處於半山半水之鄉在山者苦旱近水者苦澇田多磽薄故糧分十六則焉緣去年天旱歲歉民生拮据今夏久晴近得甘霖積困未蘇秋成有待察諸民情今難驟舉暫俟晚稻收穫之後因地制宜量時度勢遵

旨暗暗勸諭徐徐行之必當仰體

皇仁而推廣 憲德終圖村村有備而戶戶可無虞也至於建倉實

少無礙之項俟前詳處所貯足之後

卑職

卽行自捐續置決不

敢絲毫派累民間其主守之人並容屆期遵報再查保甲一項
向有成例今奉 憲頒

密旨上諭又開列良法飭行

卑職

遵卽親詣城鄉傳集該地士民人

等諭令編甲編保凡庵觀寺院卽附該甲之末設立門牌填明
所習之業及男婦丁口有遷居附住者亦令開註明白日則稽
查出入夜則輪流巡邏凡有賭博打降行奸肆竊結盟拜把者
許地總隣佑立卽協拿到官按法重處遇有旗逃及面生可疑
之人嚴加盤詰稟縣解逐如有遊蕩子弟責令父兄教訓或令

族長約束務令各學生業共享昇平每於朔望令各坊都首總
甲赴縣具結如有前項發覺一體治罪若一年之內風清盜息
按坊量加獎賞總期各保各甲恪守 憲章以仰承 憲臺宣
上德而培民風至意再衙門胥役各營兵丁交相駕護匪類作
奸犯科其風不可不戢也查 卑職 抵任以來凡兩廊吏書四班
皂快止許其司書算供奔走一切公務稍有徇延卽行責革是
以從前作弊之人皆驅逐殆盡並不許有貼書副役借名滋擾
三營兵丁向奉協鎮禁約不敢犯法文武協和軍民樂業今奉
憲頒發

密旨上諭又諄諄告誡敢不凜遵惟有益加稽察如衙役敢於窩賭

窩娼庇賊庇盜及彼此串通打降生事干犯法紀者立即懲以
大法如有牽連營兵者亦卽移營嚴究務使兵不離伍役皆在
官雞犬不驚閭閻寧謐斷不稍爲寬縱自取罔 上徇私之譴
也 卑職 草茅下吏不敢妄參末議惟恪遵 憲檄實力奉行永
矢弗斁

叩准訊究事

雍正三年正月分

查得郡城之東南約去十六七里有望仙橋橋下沿河西進半里許有僧庵名廣慈禪院枕山漱流地頗幽潔向有住持僧文傑焚修於此年已七十餘矣有徒三人皆分居別室其在庵同住者另有二僧一名保愚一名侍中相處已非一日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文傑忽然鍵其臥房不知所往越數日其徒可信來探不見其師鳴諸地方施主追求師踪於保愚侍中二人而保愚亦復潛遁今正廿二日可信具呈到縣

卑職

親履其地遍處

搜尋毫無踪影研訊同住之侍中則殘疾老邁揣其供情似非狡飾於是輾轉跟究保愚之去向一訊於挑擔行李之湯茂文

再訊於畱飯之董敬修畱宿之素端再四窮詰僉供實不知情

卑職

細思僧人雲水家鄉行踪靡定文傑之去或因同居不睦

師弟參商或訪道尋幽病畱異地俱未可定卽保愚之接踵而去或因可信追求文傑不得情急潛逃亦未可定似難遽以謀故情事深求也惟是文傑老僧存亡未卜事有可疑除一面密訪實踪另行詳報外合先備錄詞供申明 憲案其詞內干連

有名人証可否保候

卑職

未敢擅便伏惟

憲臺批示遵行

勢豪滅命事

雍正三年五月分

看得洪楚珩扮旦優童也住居仁和於康熙六十年間來紹投合連城班賃穿監生鍾銑服飾安業多年乃若輩妖童每足惑人心志有監生戴良臣者係鍾銑之孫鍾錫蕃之友也往來其間致使游蕩失業班衆嗟怨鍾銑欲挽其心頻加班例銀兩而無如野性難馴五月十六日銑家補慶武帝神會傳班演戲而洪旦來遲鍾銑怒叱乃不顧節主出言無狀加以梗楚事實情真其母洪喻氏遂以勢豪滅命喊控 憲案奉批職查當經驗有傷痕隨即集訊鍾銑祖孫亦直供不諱據呈班契並非賣契且係二月以前所立則其蠻行私杖勒寫賣身之說洵屬誣妄

再訊同班教唱之郭懷珍在會解勸之王涵等僉供如一別無
他情惟是鍾銑家既溫飽年已遲暮不知教子孫敦本尚實而
乃豢養優童逞威肆志固有不合洪且習業梨園不安本分惹
事招非相應送逐無使逗留越地逞其故態誘我良民戴良臣
狎暱優童致傷友誼本應懲戒姑念事起細微庭訊之下與鍾
銑祖孫各皆愧悔屏棄服飾可否從寬槩行逐釋

梟秃兇惡等事

雍正元年十月分

審得謝德卿乃貪得無厭之僧也身入空門心薰利慾以遠年賣絕之產作借題需索之媒褻瀆神祇戮辱宗黨本年八月謝宦具控到縣查閱印契二紙俱係絕賣借票四紙各有中証并據總甲莫正報稱甲馬銅鑼現被謝宦奪下等語夫佛法首戒貪嗔王章最嚴惑衆今德卿所爲能弗痛加夏楚以當棒喝乎揆厥所由皆緣祇憤然伊子美臣年將三十不自振拔致貽父憂亦應薄責乃一出縣門因謝御一公言拳傷其眉際則平日之不安分可知矣合行枷責以爲法地行兇者戒并取遵依存卷倘日後再敢生事雖敦宗睦族謝宦或可加恩而鋤暴安良

本縣惟知執法存案

壩棍越佔事

雍正二年九月分

審看得沈公侯之以壩棍越佔具控許子照也緣曹城江向有渡船裝載人貨往來有王國祥者曾頂伊弟王瑞之名撐駕渡船今已轉售半隻與沈公侯合夥攬載是公侯用價買船卽爲置定行業應得撐駕覓食而許子照乃係久駕渡船之舟子執有印信紅票開註船戶許照姓名并載明無花名印照者不許攙入紊爭字樣意圖獨霸而沈公侯適因奪裝貨袋致相爭角公侯輒以壩棍越佔情詞具控到縣許子照亦以革蠹殃民等事投訴前來本縣因事關霸業集犯庭訊雖載渡非應子照獨佔而致訟之由實因公侯奪載而起且輒行妄告殊屬刁健薄

責以儆許于照藉執從前印票希圖霸渡亦非善類本應並懲
姑念爨非伊起從寬免責其一切船隻遵照 新例取具保結
另給印照執驗裝載毋許獨霸網利可也逐釋立案

蒙耻號究等事

審得郭尹氏前夫李孝生身故再醮於郭姓前子李繼先李範
先初猶隨母旋各分飛自尋生業繼先進京幹辦微員需次待
選克振其家亦云難矣然竟忘其身所自出以故郭尹氏執其
所借後夫銀五十兩票約二紙告追到縣揆之情理郭尹氏既
已出姓自應歸後夫之子養贍不得問諸前子但據稱後夫身
故伊子單弱無依饑寒交迫爲繼先者旣身列仕途又寧忍置
其所生於凍餒而不爲之顧乎緣卽傳訊據稱他出伊子李懋
錦赴案諭以母子天性至親之義着出銀十五兩爲生祖母尹
氏身後衾棺之費再每月送米三斗以幫助供膳卽以此稍報

生身罔極之恩誰曰不宜至於借欠之有無母子之間可置勿問其票作爲故紙可也取遵依領狀發讞立案

虎總壩棍等事

詳看

看得王禹先控樊六等違禁斂錢演戲一案緣蒿壩地方上通
台溫下接蘇杭商民船隻絡繹不絕向因船隻阻塞有礙商民
歷奉 憲禁在案本年七月廿八日王禹先柴船排列阻礙木
簾木商張德秀等投明總甲陳文文與伊姊壩尉吉人并樊六
公言催趙激怒禹先致相爭毆陳文隨於三十日稟明 憲案
蒙批虞邑典史責禁同日王禹先遂以訪拿之樊文明裝頭聳
聽先控到縣 卑職 正准差查而禹先旋于八月初三日卽以前
詞上控 憲臺蒙批 卑縣 移提嚴究遵卽拘提各犯投到逐加
研訊據禹先供稱樊六等科斂小船每隻出錢五十文柴船每

隻出銀四錢小的不允被毆而馮德成鄒聖期馮士昇及續呈之王四十五等皆附和共証出錢是實及詰訊何人見付皆稱自己親付没人看見等語窮詰樊六尉吉人陳文等僉供實因王禹先阻塞河道起衅相爭戲係王公集酬神所演委無科斂之事按各供詞據控大小船共五六百隻計算科斂銀五六十兩則五六百之招招舟子奚肯甘心默從若輩雖膽大如斗亦安敢如此肆行無忌况據潘天生等同係撐駕之人何反出証其証且有木商張德秀等公証明係王禹先違禁阻塞自難狡辯因見陳文報 憲遂駕詞妄控抵飾實爲刁健之尤應予枷責洵不爲枉馮德成鄒聖期馮士昇王四十五等附和夥証亦

應予杖並請 憲臺嚴加飭禁循照舊例毋許空船阻塞永遠
恪守俾強橫奸徒凜遵 憲法而遠近商民感戴 憲仁無既
矣

欽奉

恩詔事

詳看

查得蒙

藩憲檄飭查議修葺

南鎮係上年欽奉

恩典頒詔議令地方官奏明修葺以昭誠敬蒙

前撫憲飭查估計

詳修遵經親詣往看殿宇樑棟腐爛蓋瓦疎碎滲漏報覆前

府憲轉詳

藩憲蒙議以工費無多未便

題請撥項於馬械

酌給具詳

督撫

二憲批允已蒙發銀四十兩飭備料物興修在

案嗣因候給日久

卑職

詳請可否將吊解充公之耗羨撥給情

由蒙

藩憲以耗羨一項

奏爲積貯之資馬械等銀原係抵充公用仍照前議撥修詳明蒙

撫憲法 奉批紹興府親往確勘詳奪行令查看 卑職 遵詣確

勘申覆又蒙 憲臺扁舟親往復勘詳覆蒙飭再議 卑職 案查

一件通飭遵照事奉 巡撫都察院法 牌開耗羨鹽規馬械

外輸等項已經具摺

奏明以此盡爲公用不但可以抵補無着虧空津貼戰船且通省
各州縣之一切公捐實無雜費俱可斟酌取給於此永免派累
其餘可以爲積貯之資應於所提耗羨每年照常提取買米備
賑卽鹽規馬械外輸項下凡有實在公務通知舉行等因在案
今 鎮廟現在歪斜瓦片滲碎將來寒冬雨雪飄淋傾圮益甚
倍難估修仰祈 憲臺垂鑒轉詳卽于耗羨鹽規項下亟撥與

修龔棟字輝煌 鎮神靈爽以仰副

皇上尊崇敬謹之意則 憲德並隆千禩矣

違例悞公等事 詳看 雍正三年分

備查會邑船頭額設中小河船十隻年領工食銀四十九兩二錢零承值勘合火牌暨各憲往來并日逐應付差使絡繹日無寧息所領之銀奚能敷用窮窮下役剝膚難支凡遇大差向藉曹蒿牙埠協應全公緣本年正月間恭遇

欽差大人朱 暨各憲按臨查勘海塘需船浩繁是以備例着

應除蒿壩之排下埠船已遵候應使外惟飯牙船隻抗無承應以致船頭毛得具控 憲轅蒙批虞邑查飭茲據詳覆各值各差請免幫協荷蒙 憲臺矢公執法復飭 卑職 查訊遵查蒿壩地方雖爲虞境而出入河道皆屬會地商賈往來投牙覓船所

取牙用是屬會利卽此以爲值差之費並非令其入已祀家今
鄭亮臣等惟利是圖胆違舊例遇差不幫反謂各值各差不應
幫協又謂船頭毛得飛派等語誑聳虞邑在虞令惠愛民生具
詳請免設可各值各差不應津貼則排下船埠亦屬虞地何故
甘來承值卽如卑縣之斜橋小陵橋夜航船隻亦由山蕭水面
覓趁現今尚在分幫豈可亦行推諉總之覓利當差各縣皆然
如向無成例卑職亦斷不肯遽爾票飭也况該牙協會大差非
惟卑職任內應過卽在前查有認狀以及花名硃簿現據何謂
並無此例今鄭亮臣等胆恃壩棍伎倆一旦輒思更易若謂飯
舖爲船戶招致客商不無有茶漿供應所取之用似非濫叨船

戶之惠殊不知賣飯過塘於中豈無趣息卽有茶漿之供亦屬
分內當然豈可以此而銷筭抽扣也總之該牙等旣取會利自
應循例值差早縣船頭食少差繁向藉曹蒿津貼今鄭亮臣等
紊違舊例一遇大差將何承應害役悞公莫此爲甚若不亟爲
懲究將來盡皆效尤規避伏祈 憲臺嚴批重懲以儆其後飭
令循照舊例協帮廢公務可全下役感佩無涯矣

覆甕集刑名卷八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稟 府臺

雍正二年十一月分

諸暨縣

切奉發暨邑章文獻等致死傅海生一案

卑職

遵提各犯逐加

研鞫據章士法堅供實因夜深犬吠疑有竊賊因而出視見有人影站於章何氏門外士法喝問反被擲石詈罵遂亦拾石還擊中傷海生臙肋因傷輕跑出車門而章文獻聞鬧隨亦執持木柱趕出毆其左後脇倒地次早畢命章文獻亦供認如一其房門車門之處緣從前未經分晰聲明之故按此供情似出無心致死第士法與海生恰俱與何氏有姦其間疑有妬姦欲殺

之事然章文獻並未有姦而海生之死實因文獻左脇之一擊
今文獻已擬環抵士法犯姦事在赦前茲按以餘人法亦非縱
在死者固可無憾而生者亦佩 恩無極謹將問過口供備錄

另摺呈候 憲臺察核

稟 府臺 雍正二年十一月分

諸暨縣

切有奉發暨邑民人宣爾祥戳死胞兄宣爾德一案令職查審
卑職 遵提人犯細加推鞠按據各供宣爾德存日不務生業性
嗜賭博以致蕩產無聊僅存得分房屋一間空置不居孤子一
身依棲伊弟爾祥家共食本年六月初一日爾德又同何子瑞
等聚賭輸錢五百文適有何信公者欲買磚瓦修葺故庵而宣
爾德因有此空屋遂挽何子瑞為中立契出賣與信公拆用當
交押契銀五錢言定拆下磚瓦點數算銀是月二十一日信公
即令子瑞等前往拆卸爾祥幫工出外至晚醉歸忽見兄屋拆
毀知係何姓所為即持防虎之鎗奔往何處理論適伊兄爾德

於中途相遇奪鎗攔阻爾德執住鎗頭不放爾祥欲向前行彼此扯拽遂致戩傷爾德心坎之下次日殞命實出無心再四嚴訊矢口不移况罪擬決斬已無枉縱至何子瑞等之同爾德賭博俱各供認不諱何信公之買爾德房屋訊非准折可免深求惟宣爾祥援請畱養一節 新例應查家產及本支有無應繼之人 卑職 雖經詰訊據供並無親支子姪亦無遺存產業但須再行暨邑確查取具隣族切實供結方可爲信謹將訊過口供開具另摺呈候 憲臺核奪

稟 府臺 餘姚縣

蒙發餘姚縣鄒德聖家被盜一案遵卽逐加研訊各盜供吐與縣招大畧相同鄒繼父子確係羣盜狡扳惟鄒長生住居相去僅半里起身會齊回來分贓俱在伊屋後又夜半羣聚其室煮飯飲酒受其贓鞋已知其爲劫竊之物而不舉首雖羣盜爲之解脫殊難自辯仍應問擬不合再各盜名下起贓無幾僉稱當換花消若其當換處猶可追起再得一二真贓方成信案再首盜張普奇住隔一河又係鄒姓之甥各盜亦多住居不遠斷無不識認之理其塗面入室前招未備似應補入可否勅房徑行酌敘轉詳抑或駁回該縣再行確審統惟 憲裁

稟 府臺 雍正三年五月分 諸暨縣

蒙 憲發下暨民李文龍控告屠子有強姦伊妻茹氏一起犯
卷飭令 卑職 按問集訊之下覘其貌李文龍蚩蚩蠢漢茹氏伶
俐村姬屠子有狡獪金夫妙在夫控強姦妻供互異反與姦夫
吻合咸供李文龍是夜出外無歸實係伊姪李阿生兄弟挾嫌
誣陷打門入室強截耳髮及詰訊文龍亦供稱同姪子阿生等
相幫割截夫屠子有離家三里之遠何以更深夜靜窺闖入室
必非無因畧加刑訊直供茹氏贈以手巾彼則報以耳環時常
往來調笑有之則同心早結不問可知似可無用深求穢褻之
語矣但李文龍既稱傭工遠出豈能恰好歸來聞聲喊救集眾

擒拏其爲阿生等日常礙眼設阱擒獲攙出文龍告報強姦以
諱形其醜總之以和誣強姦非親獲供雖互異瞭如指掌更不
待研鞫而已明矣今當按以和姦懲其誣告並處文龍以治家
不正援熟審例減等發落未識當否緣奉發訊事理 卑職 未敢
繕詳謹將訊過供情備錄同原詞一並申繳伏惟 憲臺電裁

稟 府臺

雍正二年十二月分

山陰縣

切有胡泓一控告任

等籍官枉斷房價一案奉發查審

卑

職 遵提一千人証當堂逐一研訊按察供情此屋係已故王汝

玉及現在之王德符祖遺公產歷年久遠房屋傾圯不堪康熙五十三年間王汝玉公姪王德符立契出賣與胡泓一爲業共得正找價銀七百五十兩契書歷歷經今十載泓一業經改造煥然一新矣詎事隔年久突有王林氏王士彥出而控爭先經前任山邑丁令審斷得業者虧於胡泓一名下量斷銀三十兩給林氏母子收領案尚未結適丁令去任復又控准山邑署縣衡丞審係盜賣斷於胡泓一名下找銀六百五十兩給與王林

氏王士彥收領立絕歸結等情以致泓一不甘遂以箝官枉斷
事越控 藩憲并稱任 控同賣主捏控署縣枉斷回贖復

勒獻銀二千兩囑官銷案等情詞上控批送 憲案蒙發

卑職

審訊庭鞫之下王士彥之執產無據况契由出自王汝玉之手
則當日汝玉立賣似非無因獨可異者王德符同爲賣主列名
畫押何今忽自認盜賣其中不無串詐之情總之此屋賣經十
載林氏回家七年絕無一言今因泓一改造棟宇維新遂爾興
訟是以丁令有量斷三十金之讞殆亦寧虧得業之論耳使當
日就案完結事亦寢矣夫何士彥等慾壑未滿疊控不休至有
今日之訟查胡泓一所控箝官之處適因署縣復有找價六百

五十兩之斷而任 又係林氏之壻疑其把持故爾控及若

夫指告 勒獻銀二千兩一節訊之干証汪雨亭此說有無

他人聽聞而雨亭亦稱只與生員自己說的別無知証則其妄誕可知胡泓一駕虛越誑本應坐誣姑念原詞稱爲傳說並未確指可否從寬發學戒飭以儆將來其所買房屋旣係契明價足歷經找絕毋容再找但王林氏王士彥終係王氏的派契未列名或應如丁令原斷或量應加增以符不瞞長幼之義斬此葛藤可也餘屬無干擬行省釋是否允洽理合錄供呈候 憲臺核奪

票 府臺

切奉發顧揆先郁子復借欠山西垣曲縣叅革知縣陳文銀兩

一案 卑職 遵提研訊據二犯搶地呼天矢供並未借銀及詰其

晉省來文明開票約赤據字樣豈有虛誣而二犯復供如果有

票何不同文咨送堅辯不承 卑職 細核在二犯之得以推卸者

蓋緣欠票未奉咨浙紹地又無中証對理恃無憑據以故狡口

不認但係屬開抵虧空之項理應將顧揆先郁子復解晉與陳

文質訊并出欠約面認自無容其狡展惟是二犯實俱年邁值

此寒冬若經起解難免長途拖斃之虞莫若轉請咨移晉省查

取票約來浙并令陳文遣着的屬至紹三面一質則虛實立見

而帑項自有着落矣理合備錄口供呈候 憲臺察核

請

旨事

雍正三年七月分

蕭山縣

查得估變何廷圭產業什物一案蒙 憲臺檄委 卑職 會同蕭

邑確估加增等因事關 欽辦 卑職 敢不星馳前往公同核估

仰副 憲臺專委至意但此案田地產業以及租細物件項款

紛繁必須逐一驗估親履查勘方可定價是非一二日所能草

率完結者伏念會邑係被潮患報災之縣現經 督憲奉

旨查勘海塘按臨在即 卑職 正在料理若往蕭邑勢難分身承應恐

有顧此失彼之處且塘工緊要定限甚迫歲內爲日無幾乘雨

雪初霽督築監修刻難延緩理合備情詳請伏祈 憲臺俯念

卑邑係被災地方現在祇候 督憲勘塘事屬緊要難以分身
恩賜另委不被災之隣縣往蕭會估度公務彼此無悞而 卑職
仰荷 憲仁啣佩無旣矣

稟 藩憲 雍正三年分

竊卑職於月前接奉 府臺抄奉 憲諭轉飭各屬諮訪地方

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總期有益民生務令就所見聞據實
密稟以備採取此誠見 憲臺布化宣猷勤求民隱而且虛衷

下問遍訪芻蕘凡屬下風莫不欽仰但卑職樸魯西人忝茲福

邑五載以來惟知遵循 憲章一無成見且歷奉 各憲臺之

廉明勤政固已無利不興無弊不革矣今既蒙下問敢不竭其

愚蒙畧陳數條於後上塵 憲鑒竊恐唾沫之餘徒滋唐突統

惟原宥

一海塘歲修之例宜酌均也會邑海塘西自山陰交壤之宋家

漢起東至曹娥文昌閣止延袤六十五里其間之石土塘堤
或遇久雨或遇大潮不無冲削恐有鹹水內入例惟坐落都
畝向出現甲田戶按畝承修不意去秋風潮爲患塘堤多損
荷蒙

皇仁

憲澤勳 帑發築遵經催儻業已報竣然風雨潮汐時或難
免歲修之舉不得不行倘泥於舊例仍責現甲之人則挨過
本年卽欲卸肩下甲且力少塘多加工之處有名無實雖嚴
飭加增高濶終屬虛應故事向惟現甲三百八十畝之田戶
承修者今請以十遞三千八百畝田戶均修俾按畝齊出衆
擎易舉奸巧者不得逞詭避者無所施每年得增高濶一尺

積十年而可至丈實禦患之第一要務卑職雖經飭行惟恐
豪強阻撓伏懇 憲恩頒示嚴行通飭咸使遵守度用力均
而塘必固害自除也

一支河港汊宜及時開濬以濟田禾也東自曹娥西至西興一
帶官塘運河自應各地方有司及時開濬不致有礙舟楫至
於支河港汊舟楫不通官役鮮到淤塞恒多而民間田畝實
賴灌溉若必取給於官力有難支卑職以爲宜於農隙時督

令兩岸田主出飯食佃戶出工力委官分甲較量丈尺濶狹
深淺及時開濬務令勞逸均而工易竣庶幾車戽得便旱澇
無虞然欲利民又恐勞民仰惟 憲臺裁酌飭示遵行

一賣絕過割田宅宜禁找價以杜訟端也紹俗每多絕賣田房
已經稅契過割數十年猶有告找告贖有父賣子找者有祖
賣孫找兄賣弟找者甚有旁親旁支告找者連年喋訟不休
更有一等刁民將買戲契券匿不投稅年遠人亡旣無活口
又無印信將契套寫字樣花押多增價值貪佔貪除致滋瀆
訟惡習難移惟 憲臺嚴示飭禁

一訟師宜嚴禁也凡鄉間愚民偶因雀角細務到官控告原無
不解之仇乃一經訟師之手逞其變幻之筆端遂覺草木之
皆兵播弄牢籠不能復出小民傾家蕩產半由於此而司讞
者亦每每爲之眩惑深可痛恨此輩歷經 各憲廉威現今

本府又密訪摘拏亦俱斂跡知畏第恐猶有巨憝藐視玩法
仰祈 憲臺威稜飭禁

一爭佔坟山之宜禁也古者葬有日期毋許久停暴露乃紹俗
愚民惑於風水久停覓地有錢者分厘之山不惜重價而不
肖子孫忍將祖宗棺塚遷賣遂致牽連闔族多人盈庭聚訟
咸稱掘塚拋棺損丁妨煞不共戴天訟無休歇雖歷奉 上
憲明示遵法者固多而冥頑無知者亦復不少仰祈 憲臺
飭禁以挽頽風

一捐項之小批宜請蓋印以杜解役侵擱之弊也竊惟征辦錢
糧欽奉

上諭令百姓戶戶到官投納而起解錢糧填具連環號批赴院驗

銀發收其間察盤之條例甚嚴更設紅簿蓋用司印誠以慎重錢糧之出納而不容有毫髮之欺弊第凡應解者雖日捐款卽同正項向之起解雖小批僅蒙判一墨筆到日用木戳批迴二字墨書解役姓名點硃而已伏思不加收庫印信恐有奸役藐視忽畧中途侵蝕亦未可定若至發覺查追公務先已稽誤現有耗羨宜捐令與正項一體交盤原屬奉公而非以爲私嗣後凡有小批應否解銀之傍照依大批之例加收庫印或於批上掛號蓋鈐司印統惟憲裁倘蒙允行庶下屬交代有憑而無疑解役之弊竇不禁而自絕矣

一淫祠私建之宜嚴禁也凡叢林古刹俱係名山勝境卽正神
社廟皆在市鎮村莊或在大路結亭施茶濟衆乃有一種無
藉奸僧假闡修之名每於人烟稀少深山曠野之地私構庵
舍幻其詞說煽惑愚民無奸不作無惡不爲至窩匿匪人乘
機竊盜或裝扮被失誣害善良總因人跡罕到彼得肆其詐
害今請宜急通飭查有此等惡僧有離人烟三五百步孤結
庵舍槩令遷拆毋許再行私造以絕奸盜之源仰惟 憲臺
飭行之

一隙地之宜種植以取自然之利也會邑地方山多田少民間
咸種竹木然而園池屋側每多閒隙之地 卑職 於到任之始

屢經出示勸諭仿杭嘉湖之例多栽桑以喂蠶亦以課女工也至於間曠之山令多植雜木不數年間成把成拱爲材爲薪取利無窮乃愚民似有疑阻恐有增賦之累卑職又恐多事擾民未敢嚴督上年欽奉

上諭復又實力曉諭亦各漸知奉行然而猶有未悉者仰祈 憲臺通行曉諭使深山窮谷之中知

聖天子與 各上憲併守土者無不以種植爲本務未必非興利之一端也

稟 府臺 諸暨

四年五月分

蒙發下諸暨縣民何杰凡與何禹九爭奪桑園地基一案奉飭
卑職 訊供遵將現在犯証逐一按問錄供申 電仰祈察核大
凡爭奪田土必須弔查契由魚鱗業主四至戶號核對歷屆承
糧發冊再不明白必須親履其地按魚鱗四至隣號挨丈自無
遁形其弊立見今此案訐訟六年歷經 三府憲批提而程令
始終未經一訊亦未吊冊細查雖經委發捕衙勘丈然止就其
地一量繪圖橫直各十一弓申覆按積弓計算約有五分餘地
而其字號四至並未分明與兩造所稱分畝各不相符程令亦
第就兩造無憑之詞執定已見反覆批駁及至控 府批查又

簡率詳覆詞理不順致多駁詰葛藤不已今蒙 憲提發訊

畢

職

遠在隔屬既不能親履丈勘又無冊籍吊查止據何杰凡供

稱有讌字五百八十二號桑園基地一畝五分除伊繼父何子
璉卽張氏之故夫先將其半賣與何禹九之故父尙有七分零
在戶承糧今被何禹九圖錦串通叔祖何萬侯盜賣一分三毫
其六分盡被霸佔據何禹九供所爭之地實坐讌字九百七十
六號全號止有四分一厘二毫內何張氏故夫何子璉先將二
分六毫賣與伊故父卽九現在住居又何順之應得四股之一
計一分三毫此順現在居住又何萬侯應得四股之一計一分
三毫卽今買併所爭之地也而何杰凡並無餘地其所稱讌字

五百八十二號原額田五畝四分八厘三毫是田非地借號影
佔等語查對五十一年發冊并流水舊草冊字號畝分相符再
詰訊杰凡爾戶下讎字五百八十二號現存田五畝四分八厘
四毫據稱止有一畝五分賣去其半僅存七分零其餘之田又
歸何處而杰凡又混稱地不納糧並無餘田冊係禹九賄捏改
造豈有印冊賄捏之理然未查明白終難折服但準情度理何
杰凡係何萬侯嫡兄之孫何禹九係堂兄之孫遠近一間萬侯
若有遺產自應先儘親支子孫所以何璧先等有捐銀贖地歸
杰凡價歸禹九之議原可定案只因此地在禹九卧榻之下所
以決不肯吐竟自佔造披屋控縣改批追勢又生出放火鎗傷

勒詐銀兩許多情事而程令仍不一審亦就親族息呈批罰杰
凡各不允服訟無了期今庭訊之下其放火鎗傷並無確証勒
詐銀兩又無過付俱難懸擬然此係訟外餘波可勿深求第就
平情簡易而斷原屬田土細事兩造係一本宗支相應着親族
何壁先方才躬等仍照後議於何禹九名下追出銀三十二兩
給與何張氏何杰凡收領面同該冊隣總丈量明白立定界限
以斬葛藤以全族誼如禹九不允仍照前議捐銀回贖地歸杰
凡如杰凡執不併賣勢必委員就近履勘吊查魚鱗歷屆發冊
按四至隣號徹底清查盡法究處以懲頑梗方成信案蒙委代
訊用敢畧陳臆見統惟 憲臺裁察施行須至稟者

覆甕集刑名卷九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祭 城隍神祈雨文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分

世道之所以常存生民之所以不息者賴明有司土之官幽
有鑒察之

神也政教賞罰有司之責賜福驅災惟

神是賴陰陽各有專司亦交相捍衛皆所以體

上天好生之心 國家養育之仁也今時值季夏亢陽不雨已經

數旬河水將涸禾苗漸枯四郊一覽心腸俱裂固

某

政令之

多闕刑罰之不中所致然而民何罪也

尊神能不惻然動念哉敢懇

尊神轉奏

天庭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四郊霑足萬壑爭流使禾之枯者甦而
秀者實農之少者舞而老者歌黎庶有盈寧之慶城鄉無匱
乏之虞則

神之施惠與稽山越水而併長至於某之不職未嘗不可譴責
之攸加也敬佈丹衷惟冀

神鑒

祭城隍神祈雨文

雍正元年六月分

竊惟催科撫字乃守土之常經錫福降康實

神明之是賴茲當夏令旱魃爲灾禾黍油油漸減三分之色火雲霰霰會無五雨之風祇緣人事不修釀作

神天怨恫

某

職司守土目擊民艱特發至誠祈求雨澤恭惟

尊神屏翰稽山爲萬民之主宰保釐鑑水司閭邑之權衡屆茲赤日當空自必聖心如擣伏望

尊神轉奏

天庭代民請命甘霖大沛四郊盡沐

神漿暑氣潜消百穀均沾化雨挽回運數普救灾荒軫念蒼黎

驅除疫癘倘某官箴之不肅願受譴罰於身家惟

神靈爽之式憑應體

朝廷而保赤用伸昭告仰冀垂慈須至牒者

祭城隍神祈雨文 雍正元年七月分

竊惟

神之與職分掌陰陽相爲表裏職有刑教之責

神有呵護之權然消災捍患轉禍爲福則

神獨任贊化非職所敢參並者也去秋天氣亢陽仰賴吾

神之靈隨禱而應甘雨大沛得以有年致下民歌食

神德今且不朽茲仲夏之月會之早晚雨禾又且渴望時雨雖

未至枯槁然羣生思患預防之心卽企

神以默佑也况會之早稻俱近山高阜之處一不得雨易於枯

焦是不得不先期竭誠致敬齋戒告虔謹擇十三日設壇

神殿建醮虔禱

職

統率合屬官吏師生叩乞

尊神照鑒轉達立賜甘霖田間霑足在

上帝之不遺斯民卽

尊神之有心福國而

職

之得靖共乃位與民之共慶豐登者何

莫非

尊神威德之所施顯忠之所致矣伏望慈鑒無任悚惶須至牒
者

祈禱雨澤文

雍正元年八月分

竊惟會邑自六月來密雲不雨屢次申牒設壇步禱雖獲甘霖隨降隨止八月初二日申牒

尊神卽於初四日甘雨大沛曹娥東關一帶延廣四十里是
某
之誠已邀鑒於

神而

神之德已降康於民矣然而此時之望雨較前更甚前之霑足者漸至乾枯矣前之未足者立見龜裂矣河道不通米價騰貴白露已過秋分又來此時倘再亢暘必至立填溝壑傷心蒿目束手興嗟切思東禱西祭曾何裨益凡僧俗道徒褻

神靈惟

神保障此方威靈赫濯默鑒皇皇待雨之情必動切切澹災之

念伏祈

尊神轉奏

上帝頒玉音於雷部率箕風畢雨以施仁沛恩詔於龍宮統河

伯江排而降澤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地不沾豐注之膏爲

黍爲稷爲稻爲梁有苗皆荷生成之慶薄收有望百室稍寧

不然歲且荒矣民告飢矣匪類潛生訟獄滋起

某

固甘放黜

而在於

尊神其能儼然相安於廟廷之上乎哉是用再申虔禱仰冀垂

慈須至牒呈者

謝 神降雨文

雍正元年十月分

竊惟降福降祥總屬

神靈之赫濯曰祈日報聿抒下土之精誠會邑自夏徂秋深苦

亢旱

某

洗心滌慮節次祈禳少女坐枝頭敢謂有誠必格商

羊舞澤畔庶幾無禱不從然猶未遍郊原是以彌深惻怵今
立冬三日大雨連宵農夫田父戴笠歡呼野麥寡蔬及時播
種此皆

神恩廣覆寧忘報賽微忱敬備牲牢兼陳酒醴覓衆奏曲聲聲
時雨和風樂部宣音處處祥雲甘露伏祈

神慈垂鑒喜今茲豐麥得時尚冀

聖德單敷俾閭邑河流利濟地方寧謐不聞雞犬之驚百室安
康永享桑蔭之樂感恩靡既頌德無涯某不勝瞻仰之至須
至牒申者

祭 蕭曹二大明王文 雍正三年二月分

天生蒸民使司牧之愚民無知誤陷法網不得不置之囹圄
之中以待案讞之定然其中罪有重輕生死迥別乃今告病
紛紛殞斃時有^某忝茲守土自慚涼德既不能感化斯民使
各懷保身之誠而俾其慘受桁楊尤莫貸矣又何忍以罪不
至死者而令斃死獄中耶中心慘怛莫可救援惟

神至尊職司其大疾痛疴癢諒亦關心今將告於

獄神合先備文致告伏惟轉關驅除疫癘毋使留戀犴獄虐我
斯民惟

神監諸尚祈昭格

祭 司獄神文

雍正三年二月分

竊惟

上帝好生無一物不資化育

朝廷立法無一事或爽錙銖按律懲奸原情定斷誠以 國法不容稍假而民命尤當矜恤也若其情罪已當須請

上裁者或情罪未明停犯待質者或罪不至死須俟案定發遣者人心不古安得不置之圜圉之中但其中罪分輕重上有一定之典章下有持衡之法守不敢稍有出入於其間也乃今告病者紛紛叠至痠斃時聞豈在獄者俱該死之人歟某忝司民牧旣不能德化斯民盡安衽席又何忍以罪不至死之

民使之淹斃獄底是以用詹吉日虔備牲牢謹佈悃於

貴司尊神之前惟

神聰明正直體

天地好生之心膺保捍斯民之責其痼瘵共切之懷諒無殊於
守土若守土者知識淺陋刑罰不中祇應罰及本身不應降
災囚獄若云天時癘氣下民應當則天下之大何所不可而
獨留此犴狴爲災至若從前痼斃或有無主孤魂亦當遣之
使去各歸其所毋使永閉幽扃惟

神妥佑尚其鑒諸

祭 土穀神驅虎文 雍正三年三月分

竊惟幽明雖殊陰陽一體

尊神與邑宰同體

天地好生之心同有捍衛斯民之責無二致也今 某 恭膺

簡命宰茲會邑於今五年才孱德薄無所建長未能爲吾民興利

除害獨秉此一片愛民之心服膺弗失比年以來水旱頻仍

加以去秋海潮冲決田舍邱墟人民魚鱉卽今哀鴻遍野蒿

目傷心然此東南濱海之區到處皆然猶可諉之天數非

尊神與 敝縣 所敢仔肩其任者也惟是本境平水山鄉一帶去

夏出有猛虎頻頻噬人隨經牒聞

尊神旋即消滅具見神明昭格鑒我微忱萬民額手咸仰威靈
卽敝縣亦於心帖然得專理刑名錢穀海塘諸務矣乃今遺

孽未除復又肆橫據二十七都總甲列單開報自去冬至今
所噬不下數十餘口又據二十八都童子楊文彪呈稱伯叔
父三人先後並遭虎害驚聞之下心膽俱裂涕淚交流傷哉
黎民何辜至此是誠守土之責而亦

尊神當痼瘵共切者也今者原擬親詣山鄉懇請

尊神適奉

上命巡督海塘亦屬捍衛要務未暇分身特委捕官劉

成玉

賁文

牒知

貴社司請煩查照來文事理希卽轉關本境各社司長協力同
心迅差猛將殄殲惡獸盡驅虎狼各歸其所毋使稍留餘孽
踞我土食我民傷害我禾稼荒廢我農工務期速彰報應
縣傷心慘怛念切痼瘼幸勿少遲外具菲儀統希昭鑒須至
牒者

祭 土穀神文

雍正三年三月分

竊聞

天地以好生爲德凡飛潛動植萬物咸在覆載之中而惟人爲貴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之歸於好生聖人體天行道禮樂刑
政賞善罰惡畫疆分界驅除屏逐無非仁民而愛物使民物
不相侵而各得其所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乃今會
邑自前年旱魃爲災去秋海潮爲患橫屍漂泊飢寒載塗傷
害生靈不知凡幾嗟我人民何辜至此不意又來惡獸頻頻
噬人昨據二十七都總甲裘錦列單稟報各呈到縣計自去
冬至今山鄉一帶食人甚多驚聞之下慘目傷心今

天子聖明 各憲清廉卽某宰此下邑五年於斯每慚涼德然撫

心自問亦非貪汙者比今惡獸踞我土地食我民人害我稼
穡斷我樵採使

朝廷之赤子供惡虎之一餐災傷之餘民慘惡虎之頻噬司此土
者能安然寢食耶言之痛心髮指背裂筆未舉而淚先流紙
未展而神已往思維

尊神爲一方之主其保護羣黎與縣令等某日已告諸
城隍暨縣前土地冀其移知牒行而中心惴惴恐未能感通今
又虔備牲牢敬陳悃悃本欲親詣祠廟緣奉

天子命築建海塘保護萬民不獲躬行祭禱特遣捕官劉成玉代

行致祭伏祈

尊神體

上帝之好生普

朝廷之愛養同茲職守共切痼瘼立將該地所有虎俵驅除境外
滅跡潛形其前被虎傷之幽魂諭令安于義命早脫生方毋
得在境作祟俾境宇清寧民安生業則

尊神之威靈赫濯而宰此土者亦感弘庥於無旣矣須至牒者

祭 大士 元壇神文 雍正三年四月分

某因虎患躬祭於廿七都 土穀之神路過此嶺詢諸鄉民云往時此地亦有虎然歲不一二見今年前月虎竟於官道攫人本月又傷二三人昨白晝親見二虎一黃一花過嶺北去人民逃避樵牧絕跡頃之至祭所諸父老又告云去年迄今傷人幾及百數日內南溪又傷人鄉民午後不敢出午前亦必十輩爲群乃敢行以致茶笋俱荒農桑皆廢嗚呼虎之爲害毒矣哉蕩蕩王路虎絕之矣蚩蚩山民虎食之矣茶笋民利虎奪之矣農桑民命虎專之矣以此一都一畝之小而受害如此前此未之聞也今

天子聖明 各憲清廉卽某自問亦非甚貪殘者比虎何敢如是

倘某或不德有忝職守故天垂戒降罰亦止當罪及某之身

某之家某之子若孫而何至傷

朝廷之赤子噬災傷之餘民哉

二尊神其位甚尊其道甚幽儒家不求甚解故某亦未究其本

末第自漢以來三教並行已千有餘年矣巍巍廟貌享此地

香火亦非一日而竟恣然置之于心安否耶今敬告于

二尊神之前敢懇迅施威靈驅此孽獸離我會土藏諸深山保

庇群黎得安寢食則

神之鴻庥被諸會土者無窮而某之感戴亦刻骨刺心不忘矣

雖順路之便無非爲民之切幸祈鑒格謹

告

祭城隍神文 雍正三年三月分

竊聞明有

王法幽有鬼神是刑罰所以佐德化之不及而陰譴所以補王法之不逮也今某恭膺

簡命率此下邑自慚涼德殊忝牧民然而存心施政諒在

神明亦所共鑒計自前年旱魃爲災去秋海潮爲患橫屍漂泊飢寒載塗傷害生靈不知凡幾嗟我人民何辜至此然此東南半壁在在皆然微獨一邑之故猶可諉之天數非下吏所能挽回也乃自上年出有猛虎頻頻噬人昨已告諸僉塘平水二坊

土穀神司旋即滅斃奈餘孽未除又復肆橫據二十七都一邑
總甲列單稟報二十八都童子楊文彪叩除虎害具詞到縣
自去冬至今一帶山鄉食人甚多驚聞之下傷心慘目思惟
古人德孚異類猛虎爲之越境渡河今惡獸戀戀會稽踞我
土地食我民人或因守土之不職祇宜罪及我躬不應傷我
黎庶言之痛心髮指背裂若欲擇地而祝或祭東而逸西或
祀南而奔北一縣之大刑名錢穀亦何暇以分身思除孽以
安民惟總轄之

尊神用是虔備菲儀敬陳悃悃專此佈聞伏惟

神靈赫濯秉

上帝之赤符享下民之血食同茲職守諒切痼瘕望奮

神威迅飭各都社司立麾猛將殄殲惡獸毋留民害庶幾昭捍
衛之

神功仰威靈於無既矣謹此牒告

謝 土穀神獲虎文

雍正三年三月分

竊惟威靈顯赫施捍患之神功黍稷馨香彰報功之崇典前者虎侵肆虐災我生民^某聞報傷心引躬自咎竭誠焚牒虔禱

尊神數月以來幸荷威靈殄驅惡孽隱跡潛踪俾我編氓老幼胥慶得安枕席何莫非

神功之昭赫歟用是敬涓吉日虔備牲牢敬陞華匾躬親告奠仰謝鴻庥薦芻帛之微忱藉優歌而妥侑庶冀萬姓歡娛一方永奠統祈昭鑒來格來歆敬白

祀 南鎮文

雍正三年十一月分

茲維會稽古稱南越環江抱水崇山兀突惟

嶽最尊鎮此南國萬民攸賴百神是攝

某也小臣承宰下邑仰

荷

神休四境安戢今

皇踐祚輿圖廣闊念茲崇祀殿庭用葺爰

命大臣以及百辟鳩工庀材敬涓吉日作之營之朱垣椒壁輪奐
聿新愈彰赫奕敢佈

神聰俯垂昭格百靈效順四方寧帖以妥以侑永綏無斁謹告

廿四都 社神上匾文 雍正四年二月分

惟

神愛民匡宰不逮宰德雖涼

神必垂愛其涖會歲凡六週撫字無能慮貽

神羞

神也默佑惠澤覃敷福庇羣生二十四都毒獸潛踪災祲不作

飲食壽康

神恩優渥懸匾

神宇肅民觀瞻年年豐阜社鼓邀歡尚

饗

祭廿八都

社神謝獲虎文

雍正四年二月分

宰德不修孽蟲爲青赤子受傷

神亦同憤客秋禱

神爲民請命今者斑斕驅之入阱食肉寢皮雪民之恨惟

神好生惠此一方宰也何幸亦與有光何以報德黍稷馨香牲

牲肥腍伶優侑觴敬委邑尉代宰焚黃

神之格兮盛德洋洋鑒此誠悃淨掃孽俚歲登大有民壽且康

神貺何窮奕禩蒸嘗尚

饗

祭海神文

雍正三年三月分

竊惟天地之間無非陰陽五行而五行之中惟水與火迭運不息以成坎離既濟之功故天一生水瀰天地包六合結而爲雲爲霧降而爲雨爲露流而爲江爲河然萬漚朝宗必歸於海水之爲用大矣海之

神其莫靈焉是故天生萬物莫不資水以生而人爲萬物之靈其相資爲更切也夫何去秋海潮爲患沿海一帶漂泊廬舍居民不知凡幾斯固

上天之降割下民之遭劫也然而

天地好生

神秉陰符主持海域天人相感能無恫乎方今

聖天子聞告屢憂軫念黎庶爰命大小臣工巡行海疆經營籌畫

卜築堤塘爲永遠捍患之計

某欽奉

王命凜承 憲諭董理斯役共有責焉今且鳩工庀材載石壘土
亦不知幾費人工心血矣乃警報時聞石船沈溺豈人力之
不齊耶抑水之爲患耶是不得不借

神功以相助矣用是越宿齋沐虔備牲牢酒菓寸香片楮以拜
告於海疆水域

尊神伏惟照鑒微忱

神靈默助風恬浪靜俾人工裝載土石安運無虞庶冀早報成

功上慰

聖天子之隱憂下奠億兆民於衽席而大小臣工亦得謝斯責任
咸荷

神庥於不朽矣

築百丈塘祭

海神文

雍正四年三月分

竊惟民之生也非水火不生活水火爲益于人大矣哉然能生之而亦能殺之其爲患亦最烈第火之來也有端而有漸故火患尚可避而水患有使人不及避卽欲避而不能者若洪流潮汎冲決一時又安能逆測耶會稽襟江環海地產魚鹽民稱樂業而每多潮患是豈能生能殺事理之固然歟雖隄防保障有待於人力而循流順序端賴夫

神功惟茲百丈塘外向有灶民沙田陞科報稅者數千餘頃民之藉以生者多矣乃邇年以來頻遭潮患冲決塘堤民田沙地半卸中流塘內居民有漂沒之憂司此土者能不目擊心

傷思所以捍衛而隄防之乎詢諸耆老咸稱此地向來水由中流且浸入於虞邑者居多而今直奔橫於灶塘邊矣噫其故何歟是必守土之不職耶胡爲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適當某蒞守茲土時也爰思江海

尊神威靈最顯水性下也而間或激之使上水行直也而有時決之某曲何莫非神功之默運而豈些須泥沙之阻滯耶今某擇吉興工捐俸修築塘缺然非

神力不爲功用是虔備牲牢焚黃以告惟

神鑒某微忱嗣後潮汛往來中流直道保固隄防俾海濱編氓獲遂資生之業某率職多愆祇應降罰菲躬慎勿災及黎

庶敬佈悃衷仰祈昭格上

告

築百丈塘再祭 海神文 雍正四年四月分

竊惟五行主宰各有專司

神功互用其妙莫測而其最顯著而靈異者又莫如水以故江海之神呼吸感應捷如響今會境百丈塘向來水流浮山之外素稱樂土邇年以來水漸侵入塘隄沙田漂沒豈有司之不職歟抑民德之多愆故天降災以示儆歟方今

天子聖明 各憲清廉凡在百靈無不效順 某職守茲土目覩心

憂爰捐俸協助督率居民修築塘隄爲保固計顧人工既具
非

神力不爲功於前月初三日虔備牲牢躬親拜禱仰祈

神助驅水復循故道誠恐陰陽間隔小信未孚是以越宿齋虔
再申前悃惟冀

神靈照鑒務使永錫安瀾水由中流以副

聖天子暨

各憲莫安黎元至意非第

某一已邀荷

神庥也

築百丈塘祭后土文

雍正四年三月分

坤德含弘振海不洩捍衛生靈免淪魚鰲咄哉海波頻年猖獗非土不堅警宰不職宰罪誠深於民奚涉今之培修惟

神鑒格民力已殘民脂已竭假以天時助以神力五丁効靈鬼工顯蹟土自堅凝塘自卓立不日成之一勞永逸尅水制水海波永息

神澤汪洋配天無極統藉

神庥曷勝禱切

曉諭瘼魂等事

雍正三年二月分

照得刑罰所以懲強暴牢獄所以圖罪囚良以愚頑無知誤蹈
法網德化不及齊之以刑以故情有重輕罪有差等此誠前古
聖王立法之苦心職司守土之重任也嗟爾瘼魂或宿世冤愆
或生前孽障以致身入囹圄桁楊箠楚飢寒失時不得正命而
死青燐永泣孤魂失所悔艾何從興言及此可嘆可悲然而骨
化形銷幽靈未泯當念自己不修宜憫後人疾苦何得肆其幽
憤爲祟爲禳俾罪不致死之囚作爾後車衆乘從此冤冤相報
糾纏無休本縣恭膺

簡命宰此土治此民雖無善政及民祇自問心無愧聽斷悉憑於理

刑賞一準於情從無或縱之頑民豈容爲瀆之虐鬼是以擇今
某日備文牒告 蕭曹二公并 本司獄主外另備香粳一盂
生芻一束委員致祭爾等幽魂當知本縣之真誠享此供饌速
出幽局各歸其所卽或若敖絕嗣孤魂無依春秋設孤自有常
例不得仍前戀棧陰房肆其殘虐妄斃生靈如其冥頑不悛弗
遵告誡本縣卽行牒請 城隍嚴行驅逐陰譴難逃凜之愼之
毋違速速特諭

履齋集刑名卷十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懇恩崇祀賢祠事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分

看得故儒林郎莫之永品擅純誠尤彰至行學崇性理不愧儒
修尋父骨而萬里孤踪歷艱危於百死奉母歡而弱齡苦志矢
孺慕以終身驗厥彝倫賢行聲稱於宗黨考其著述遺編羽翼
乎聖經夫無忝所生旣立爲仁之本而言能顧行復弘不朽之
功府州之誌乘可徵學校之公評悉協洵宜崇享於黌祠允洽
春秋之禋祀者也

欽奉

恩詔事

雍正元年八月分

看得老人陶敏謙年八十二歲性秉淳良品優齒德葆真砥行
不華於國而著於鄉植本繁枝惟孝於親而友於弟九旬悲寡
鵠侍湯藥以親嘗百口咸同牢拆爨烟而奚忍行久聞於閭里
清白承先足不履夫公庭輸將奉上粥飢倡義民無艱食之嗟
瞻族推仁歲有常豐之慶聞言知愧豎重彥方唾面自乾風追
師德幸際引年之典宜膺華袞之榮

欽奉

恩詔事 雍正元年八月分

看得耆民郭子永念切敦倫心存利物萱闈養志無虧曾閔之
風花萼聯歡不愧田姜之誼事繼母若生母孝無二致愛堂弟
如親弟義篤連枝家非素封每傾囊而拯涸轍情深利濟時撚
指以起沉疴而且醇謹可風萬石君羣推其讓端方勵俗王彥
方咸畏其知堪膺月旦之評允當

聖朝之舉

公舉節孝等事

雍正二年閏四月分

看得嚴王氏鏡掩孤鸞喪所天而勵節歌成黃鵠指儼日以盟
心勤紡績潔蘋蘩克敦婦道晝劬夜九熊竭盡母慈辭世於
花甲之年彌堅其松筠之操凌雲傲雪稱自姻親玉潔冰清播
諸庠序揚幽芳於彤管三代之直自在人心邀異典於

恩綸一字之褒榮踰華袞今據府山會三學生員并里隣各結前來
輿情悉協衆論僉同允宜 題請以旌苦節

前代之懿行等事

雍正二年三月分

看得故明松江府華亭縣金山衛巡檢章自孝忠如張許獨當其難義比臧陳不爲苟免挺身殺賊半衛儼若金湯奮臂從軍微員勇於將帥奈以孤懸無助雀鼠俱窮羣盜橫行鯨鯢肆毒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似此孤忠允爲卓絕伊子章光世憤不共戴痛欲俱亾冒白刃以拾遺骸自甘萬死號黃泉而存血食不顧餘生至性所將鬼神亦泣大綱所在天地不磨萃忠孝於一門增光誌乘垂春秋之祀典允洽輿情

欽奉

恩詔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分

看得節婦朱婁氏斲雪爲心不受飛塵之滓鏤氷作骨永堅白水之盟合五載之鳳簫和鳴月下分一朝之鸞鏡石化山前哭旅視於良人孟姜重睹咏柏舟於天只衛女連芳鈿盒堪埋擬結鴛鴦之塚蘋蘩誰託勉留憔悴之形乳二代之耄姑不數山南孝婦撫三齡之稚子允推士行慈親志百折而不磨慘矣蔭衣累血節廿年而彌苦悲哉麥飯留香營堂上之兔裘孝思不匱完孤雛之家室義訓克昭季女思齊式展春秋之祀母氏聖善聿開堂構之基旣厚載以永終宜表揚之首及特以勁操久

著歷二十二載之星霜 恩例未邀止四十四齡之曆算久埋
潛德莫聞幽光今幸 曠典新頒允洽輿情同好核諸事實宜
請 題旌理合加結備文申送

欽奉

上諭事

雍正三年四月分

查看得原任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典史諸士英者浙東小吏江
右微員依日月之末光秉山川之間氣家貧親老寧辭擊柝抱
關立志盡忠敢謂官卑祿薄適逢甲寅之變正其陽九之遭慷慨
捐軀彷彿睢陽罵賊從容就義何如丞相羈囚更異王陵老
母慟赴重泉最憐趙氏遺孤甫生五日既舍生以取義爰移孝
以作忠前已上達

楓宸榮地寵祭今逢渙頒 隆典宜闡幽光

欽奉

恩詔事 雍正三年五月分

看得孟黃氏青年守志白首完操撫藐孤而成名居海濱而勵俗節以表孝堪稱閭內黃香慈以全貞不愧先人孟母合多士之公評應彰潛德副

聖朝之曠典宜闡幽光

家君蒞會五載有餘兩署司馬兼理山邑比年來水旱頻
仍散賑築塘

欽差大人巡視絡繹供應之繁督責之任日夜總無寧晷亦
既竭盡心力矣每當退食之餘輒呼

訓兄弟

詔之曰吾家

世承忠厚余自幼讀書長忝科名謬膺民社念無以承先
啟後惟有不欺自欺以欺人今在會數載 各憲鑒原士

民胥勸有時祀 神而 神亦不吐總率是意始終勿渝

汝曹誌之

訓兄弟

受命而退蓋未嘗不繹 家君之言體

家君之行其事上接下一本於誠而已顧

訓以

王母家

居年高多病且歲課羈縻弗獲在署常侍左右今夏南來

省視適值建築海塘而山邑事尤繁劇 家君緘悉必殫厥心曾不假手於人以故數年間髮髭皆白 訃兄弟因思

案牘爲勞文告之積至於成帙是皆 家君心經而手畫修已治人所見端爰與二三同學輯而成之彙爲一集藉陳金雨先生告知 家君以付剞劂非敢云公世以爲治譜然興利除弊周詳懇摯一片肫誠不欺之心亦時藹然流露行墨間將以攜歸問諸親友俾知 家君數年之辛苦又安敢秘焉 男訃百拜謹識